

老人与海 ·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精装）



湖北长江传媒数字出版有限公司

他是孤身一人摇小船在湾流（墨西哥湾暖流的简称）。这股水势旺盛的暖流从古巴西南方一带开始，经过古巴北面向东，再向东北流入北大西洋。下文里多处提到的洋流，就是这股暖流。打鱼的老人，已经八十四天没打着一条鱼了。头四十天，有个男孩子跟他一块儿。可是过了四十天一条鱼都没捞着，孩子的爹妈便说，老人现在准是彻底 *salao* 这是被古巴人念白了的一个词儿。西班牙语的 *salado* 原意是加了盐的；也许因为加盐过多而味苦，这个词儿在古巴等中美洲国家产生了转意：倒霉的，不吉利的。下文遇到西班牙字词，一般只在方括弧里译意，不再加注。，倒霉透了，所以吩咐孩子跟了另外一只船。这条船第一个星期就捉了三条好鱼。眼看老人每天摇着空船回来，孩子心里怪难受的，总要下海滩去，不是帮他搬回那堆钓绳，就是帮他扛走拖钩和鱼叉，还卷拢裹着桅杆的那张船帆美国华纳兄弟公司把这部小说搬上银幕（1958 年拍成，斯本塞·屈西演主角）前，请海明威审阅电影剧本。他在这个地方做了增删。经他修改后的句子是：“……总要下海滩去，不是帮他搬回那堆挺沉的钓绳，就是帮他扛走桅杆和船帆。”这一改，孩子和老人的负担就比较均匀了，文字也更有条理。帆是用面口袋补过的，一卷拢，看上去就像一面老打败仗的旗子。

老人的样子枯瘦干瘪，脖颈儿尽是深深的皱纹。颧骨上有些皮癌黄斑，太阳从热带海面反射上来，就会造成这种没什么大害的皮肤癌海明威的老友和私人医生索托隆戈认为，按科学来讲，这种良性皮肤癌是没有的。他估计小说主人公面部可能是由于过分日晒而生的“黄褐斑”（*chloasma*）。黄斑一直往下，蔓延到他脸的两侧；他那双手因为用绳索对付沉重的海鱼，落下了褶子很深的累累伤疤。不过没有一处伤疤是新的。全是老疤，像缺水缺鱼的沙漠里那些风蚀的岩沟一样老。

他这人处处显老，唯独两只眼睛跟海水一个颜色，透出挺开朗、打不垮的神气。

“桑提阿果伯伯，”孩子对他说，这时候小船已经被拖上沙滩，他们正爬着岸坡，“我又可以跟您出海了。我们那条船已经赚了钱啦。”

老人教过孩子打鱼，孩子也爱他。

“别介，”老人说，“你上了一条走运的船。跟他们呆下去吧。”

“您记得吧，那回您八十七天没打着鱼，后来咱俩一连三个星期，天天打的都是大鱼。”

“记得，”老人说，“我知道你离开我，不是因为怕靠不住。”

“是爸爸叫我离开的。我是孩子，得听他的。”

“我知道，”老人说，“这都是常情。”

“他不大有信心。”

“是那样，”老人说，“咱们可得有信心，对不对？”

“对，”孩子说，“我请您上餐馆这个餐馆（the Terrace）在海明威的长篇小说《海流中的岛屿》里也讲过，实指古巴北岸某村镇一家著名的餐馆（西班牙语原叫 La Terraza）。海明威常从该镇乘他的汽艇去打鱼，也多次光顾这个砖石结构的临海餐馆，在馆外大树下和当地渔民闲谈。村镇名叫阔希马尔（Cojimar），在哈瓦那市以东四英里。喝瓶啤酒，喝完咱们把全套家伙扛回家去，行吗？”

“哪能不行呢？”老人说，“打鱼人的交情。”

他俩在餐馆坐着，好些渔民拿老人打趣，老人也不生气。那些上点年纪的渔民瞅着他，觉得难过。但是这种心情他们没有外露，却很有礼貌地谈起洋流，谈他们把钓绳漂下去多深，谈这一向连续不变的好天气，谈他们出海的新见识。当天捕捞顺利的渔民们已经回去，把他们打

的枪鱼全开了膛，平放在两条厚木板上，每条木板由四个人分两头抬着，摇摇晃晃地抬到鱼栈，等冷藏车来，给运到哈瓦那市场。捉住鲨鱼的人，已经把鱼送到港汊对过的鲨鱼加工厂，那儿用滑车把鱼吊起，挖肝、去鳍、剥皮，再把肉剖了片，准备腌上。

刮东风的时候，总有一股腥臭从鲨鱼加工厂飘到汉湾来；但今天只有极淡的一点儿气味，因为风向已经转往北，接着便停了。餐馆这儿挺舒畅，又有阳光。

“桑提阿果伯伯。”孩子说。

“嗯。”老人答应。他手里端着酒杯，正在想多年前的事。

“我去给你打些明儿用的沙丁鱼，行吗？”

“别介。你去打棒球吧。我还划得动船，罗赫利欧撒网。”

“我想去一趟。要是不能跟您打鱼，有什么地方让我出把力也好。”

“你买酒请了我啦，”老人说，“你已经是个大人了。”

“您头一趟让我跟船，那时候我多大？”

“五岁。那天我钓上来的一条鱼太活太猛了，差点儿把船捣烂，你也差点儿送命。还记得吗？”

“我记得鱼尾巴啪嗒啪嗒地乱撞，坐板直发裂，木棒托托地打着响。您把我推到船头那堆湿淋淋的绳子上，我只觉得船整个儿都哆嗦，您砍树似的抡起木棒打鱼，我满身都是鱼血那股甜滋滋的气味。”

“你真的记得，还是后来听我讲的？”

“打咱们头回一块儿出海那天起，什么事我都记得。”

老人用他那一双有圈晒斑的、信任而慈爱的眼睛望着他。

“你要是我的孩子，我就带你出海去冒风险了，”他说，“可你是你爹妈的孩子，再说你跟着的那条船又走运。”

“我去打些沙丁鱼，可以吗？我还知道打哪儿可以拿来四条小鱼做鱼食。”

“我今儿用完还剩下几条。撒了盐装在盒子里了。”

“我给您拿四条新鲜的来吧。”

“一条够了。”老人说。他的希望和自信原本没有枯死，现在更鲜活起来，就像爽风一吹，总使人感到的那样。

“两条。”孩子说。

“那就两条。”老人同意了。“你这不是偷来的吧？”

“我倒乐意那么做，”孩子说，“不过我是买的。”

“谢谢你啦。”老人说。他向来憨直，没想过打几时起形成了谦和的态度。但他知道他已经养成了这种态度，知道这并不丢脸，也不损害真正的自尊心。

“看这股洋流，明儿是个好天。”他说。

“您要上哪儿去打鱼？”孩子问。

“去得远远的，风向变了再回来。我想天不亮就出海。”

“我要让他指孩子新跟的船主。也到远海去打鱼，”孩子说，“那么着，你捉了个老大的家伙，我们好来帮你。”

“他不喜欢跑老远去打鱼。”

“您说得对，”孩子说，“可是我只要见了他看不见的东西，比方说找食的鸟，就能让他去追鲱鳅。”

“他的眼睛那么不行吗？”

“他快瞎了。”

“奇怪，”老人说，“他从来不捉海龟。那才伤眼睛哩。”

“不过您在莫斯基托斯海岸尼加拉瓜的东海岸（旧译“莫斯基托海岸”）。那一带捉了好些年海龟，您的眼睛还挺好。”

“我是个特别的老头儿。”

“可您要捉一条老大的鱼，现在力气行吗？”

“我看能行。再说还有好些窍门儿。”

“咱们把东西扛回去吧，”孩子说，“扛完我好拿了快网快网（cast net）是撒到水里、旋即收起的简单鱼网，有别于“建网”、“张网”等定置鱼网。去捞沙丁鱼。”

他们从船上取了用具。老人把桅杆架上肩，孩子抱住木箱，里面盘着编得结结实实的棕色钓绳，还拿了拖钩和带把子的鱼叉。装鱼饵的盒子跟木棒一起留在船后梢下面，每回把大鱼拖到船边上，就用这木棒来制服。按说谁也不会到老人船上来偷什么的。不过呢，最好把船帆，把那很重的一堆绳子送回家去，一来免得给露水浸坏，二来老人虽然拿准本地人不会偷他东西，却依然认为，把拖钩和鱼叉留在船上是不必要的诱惑。

他们一同顺着上坡路走到老人的窝棚跟前，从敞开的门口进去。老人把桅杆连同裹着它的船帆挨墙靠着，孩子把木箱等等放在旁边。桅杆差不多跟这单间的窝棚一般长。窝棚是用王棕树上耐久的护芽叶古巴特产一种高达三十米的优美棕榈树，号称王棕（royal palm），它的羽状树叶有三米多长，可以盖屋顶。但原文所谓 bud shields 不知其详，姑译为“护芽叶”。当地称为棕树叶的东西编搭的，里面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泥地上有个用炭火烧饭的地方。四面棕色的墙壁，是把纤维坚韧的棕树叶压平了交叠成的，墙上有一幅耶稣圣心的彩图和一幅科夫雷童贞圣母像科夫雷是古巴东部一个铜矿区的市镇。南面小山上有著名的慈悲圣母院，每年九月八日善男信女们前往朝拜。海明威把授予他的诺贝尔奖金纪念章送给了慈悲圣母院，现在存放于该院的奇迹礼拜堂。这都是他妻子的遗物。早先墙上还有他妻子一张上了色的照片，但他摘下了，因为他看了觉得怪孤单的。现在照片搁在屋角的架子上，上面盖着他的干净衬衣。

“您有什么吃的呢？”孩子问。

“一锅黄米饭就鱼吃。给你来点儿好吗？”

“不用。我回家吃。要不要我生火？”

“不要。回头我来生。不然我吃冷饭也行。”

“我可以用一下快网吗？”

“当然可以。”

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快网，孩子还记得他们俩是几时卖了网的呢。但两人天天都要这么胡诌一遍。什么一锅黄米饭啦，鱼啦，其实都没有，孩子也知道。

“八十五是个吉利数目，”老人说，“我要是捉回来一条鱼，剖开洗好还有一千多磅重，你见了高兴吗？”

“我要拿快网去捞沙丁鱼了。你坐在门口晒晒太阳，好吗？”

“好。我有张昨天的报，我要看看棒球新闻。”

孩子不清楚昨天的报会不会也是随口胡诌的。不过老人从床底下掏出了报纸。

“佩利阔在酒店给我的。”他做了解释。

“我捞了沙丁鱼再来。我打算把您要用的鱼跟我的都拿冰镇着，到了早上咱们分。等我回来，您可以跟我讲讲棒球比赛了吧。”

“扬基队不会输的。”

“可是我怕克利夫兰的印第安人队要赢。”

“小家伙，要相信扬基队。想想那个大球星狄马吉欧狄马吉欧（J.P.Di Maggio, 1914—），1936—1951年纽约扬基队的外野手，被誉为“棒球运动史上最卓越的外野手之一”。吧。”

“底特律的猛虎队，还有克利夫兰的印第安人队，我怕他们都很强呢。”

“当心啊，要不然就连辛辛那提的红队啦、芝加哥的白短袜队啦，你都要害怕了。”

“您仔细看看报，等我回来告诉我。”

“你看咱们该买张尾数是 85 的彩票吗？到明儿就八十五天了。”

“买也可以，”孩子说，“不过按您创的记录，买张 87 的怎么样上面孩子说过，有一回老人八十七天没打着鱼，但随后他俩“一连三个星期，天天打的都是大鱼”。孩子的意思似乎是说 87 预示着成功。？”

“那样的事不会有第二回的。你估计你找得着一张 85 的吗？”

“我可以订购一张。”

“一张就是两块半。咱们跟谁去借钱呢？”

“那好办。我什么时候都能借来两块半。”

“我看我没准儿也能。不过我尽量不借。开头是借债。再下去就是讨饭了。”

“不要着凉，老伯伯，”孩子说，“别忘了现在是九月天啦。”

“是大鱼跑来的月份，”老人说，“五月间谁都干得了打鱼的活儿。”

“我马上捞沙丁鱼去。”孩子说。

孩子回来的时候，老人正熟睡在椅子上，太阳已经落了。孩子从床上抱来旧军毯，展开了盖在椅背上、老人两肩上。这副肩膀也怪，虽然很老，仍然挺有劲。脖子同样结实，只要老人脑袋耷拉在前头睡着了，脖子上便不大看得出有褶子。他的衬衣缝补过很多回，结果简直像那张帆，补丁都晒掉了色，深的深，浅的浅，花不棱登的。但是老人的头脸可真老了，眼睛一闭，他的脸就缺了活气。报纸摊在他膝头上，被他的一只胳膊压着，晚风吹不走。他光着脚。

孩子从他那儿走开了。再回来的时候，老人还在睡。

“醒醒吧。”孩子说，把手放在老人的一边膝盖上。

老人睁开了眼，过了一会儿心神才从老远的梦境回来。接着他笑了。

“你拿来什么啦？”他问。

“晚饭，”孩子说，“咱们这就吃晚饭。”

“我不怎么饿。”

“来吃吧。您不能光打鱼不吃东西啊。”

“我也这么做过。”老人说，一面站起来，把报纸收了折好。然后他动手叠毯子。

“把毯子留下，围在您身上吧，”孩子说，“有我活着，就不能让您空着肚子去打鱼。”

“那你就爱护身体，尽量活长些吧。”老人说，“咱们今儿吃什么？”

“乌豆煮米饭、煎香蕉、一个荤的炖菜。”

孩子是用双层金属饭格从餐馆把饭菜提来的。两份刀叉和汤匙，每份都包了餐巾纸，装在他衣兜里。

“这是谁给你的？”

“马丁老板。”

“我一定要谢谢他。”

“我已经谢过他了，”孩子说，“您用不着再谢他。”

“我要把一条大鱼的肚子肉送给他，”老人说，“他这么照顾咱们，不止一回了吧？”

“我看是这样。”

“那我得送他些比鱼肚子肉更够意思的东西才行。他替咱们想得很周到。”

“他让捎来两瓶啤酒。”

“我顶喜欢罐装啤酒。”

“我知道。可这是瓶装的，是阿图埃伊啤酒阿图埃伊（Hatuey）是十六世纪初印第安人一个部落的首长。西班牙殖民者入侵古巴东部时，他率众游击抵抗，因叛徒告密，被西班牙人捉住，活活烧死。他的壮烈事迹受到后来古巴文学作品的讴歌，他的名字也被用来命名古巴的啤酒，回头我把瓶子送回去。”

“多亏你张罗，”老人说，“咱们该吃了吧？”

“我一直在劝你吃呢，”孩子和气地回了他一句，“我想等你准备好了才打开饭格。”

“我现在准备好了，”老人说，“刚才我不过是要点儿时间洗洗手。”

您上哪儿去洗呢？村子里的水龙头在大路那头，要走两条街才到。我得给他把水拎到这儿来，带一块肥皂，一条好毛巾，孩子想。我怎么这样不动脑子呢？我还得给他弄件衬衫，弄件过冬的厚上衣，弄双什么鞋，再来条毯子。

“你捎来的炖菜真好吃。”老人说。

“跟我讲讲棒球吧。”孩子央求他。

“美国联盟里头，就像我说过的，得胜的是扬基队。”老人说得兴高采烈。

“他们今儿输啦。”孩子告诉他。

“这不要紧。大球星狄马吉欧又那么潇洒了狄马吉欧据说确实有“身体上的病痛”（本文下

面提到他有骨刺)，但仍能以他“球艺的完美和动作的从容优雅”而受人喜爱。”

“他们队里还有别人哪。”

“那自然。可是有他出场就很不一样。另外那个联盟美国主要的各棒球队分别组成两大“联盟”，一个叫“美国联盟”，“另外那个”叫“全国联盟”。每年棒球比赛季节，先由每个联盟的各队进行盟内比赛，最后由两盟各自的胜队进行盟际比赛，决定当年的冠军。里头，布鲁克林队跟费城队赛，我看布鲁克林队准赢。不过我还惦着狄克·西斯勒也许指的是乔治·西斯勒（George H.Sisler, 1893—1973），美国圣路易斯城褐队的优秀一垒手。海明威可能把他的名字乔治记错成“狄克”了。西斯勒在1930年结束了他的棒球生涯，所以本文故事的发生时间大概设想在三十年代。，还记得他在老棒球场打的那些好球。”

“他那儿棒真绝！像他抽那么长的球，我没见别的人打过。”

“你还记得有一阵他常上餐馆来吗？当时我很想陪他去打鱼，可我胆儿小，不敢开口。后来我让你去邀他，你也怕生。”

“我知道。那可真是一个十足的错误。他本来有可能跟咱们一起去的。那咱们就会记得一辈子了。”

“我很想陪大球星狄马吉欧去打鱼，”老人说，“人家讲他爹是个打鱼的。说不定他从前跟咱们一样穷，所以会懂咱们的。”

“大球星西斯勒他爹没穷过，他爹像我这个年纪就参加大联盟的比赛了。”

“我像你这个年纪，当上了水手，跟着一条横帆船到了非洲。我见过晚半晌儿海滩上的那些狮子。”

“我知道。您跟我说过。”

“咱们聊非洲呢，还是聊棒球？”

“依我说，聊棒球，”孩子说，“跟我讲讲大球星约翰·J·麦格罗吧。”他把J念成Jota字母J，在英语中念作“介”的音，在西班牙语中念作“霍他”（Jota）。麦格罗（John J.Mc Graw, 1875—1934），1902—1932年担任纽约巨人队的教练。

“早先他有时候也上餐馆来。不过他喝上老酒就要撒野，说话专噎人，难伺候着呢。在他心里，赛马跟赛棒球一样让他牵挂。他什么时候兜里都揣着几份马的花名册，打电话也常常念叨马名儿。”

“他是个大教练，”孩子说，“我爸认为那时候他是最大的教练。”

“因为他来这儿次数最多，”老人说，“要是德洛歇德洛歇（L.E.Durocher, 1906—）从1939年起在美国担任棒球队教练。年年还来这儿，你爸就要把他当做最大的教练了。”

“说真的，谁是最大的教练呢？是卢克，还是迈克·贡萨雷斯？”

“我看他们两个一般儿高低。”

“要说打鱼，数您最行。”

“不。我知道有些人比我行。”

“哪能呢，”孩子说，“有很多打鱼的好把式，还有些挺了不起的。可像您这样的就您一个。”

“谢谢你。你说得我很高兴。就希望别跑来一条特大的鱼，戳穿咱们。”

“只要您还像您说的那么有力气，就不会有那样的鱼！”

“我可能不像我想的那么有力气，”老人说，“不过我知道好些窍门儿，我也有决心。”

“您现在该睡了，这样您明儿早上精神才足。我要把这些东西送回餐馆去。”

“那么再见。明儿清早我来叫醒你。”

“您是我的闹钟。”孩子说。

“我的闹钟就是一把年纪，”老人说，“上年纪的人为什么醒得这么早呢？是想把一天过得长些吗？”

“我不知道，”孩子说，“我只知道男孩子睡觉沉，起床晚。”

“那么样能睡，我还记得，”老人说，“反正到时候我会叫醒你的。”

“我不喜欢他来叫醒我。好像我不如他似的。”

“我懂。”

“好好儿睡一觉吧，老伯伯。”

孩子走了。他们刚才吃饭的时候，桌子上没有灯。现在老人也是摸黑脱了长裤上床的。他把长裤卷起来当枕头，把那张报纸塞在里面，便蜷身裹上毯子睡，身子下面的钢丝床上也铺着些旧报纸。

不多久他便睡着了，梦见他少年时代的非洲，梦见那些绵延很长的金色海滩，那些白花花的、扎人眼的海滩，还有高陡的岬角和褐色的大山。现在每个夜晚他都回到那一带海岸，梦里还听见一阵阵浪潮咆哮，看见一只只当地小船穿浪驶来。那样睡着，他会嗅到甲板上沥青和麻絮的气味麻絮和沥青是用来填塞、涂抹船缝的，嗅到清晨陆上微风吹来的非洲气息。

平常，他一听见陆风就会醒来，穿上衣服去叫起那孩子。但是今夜陆风的气味来得很早，他在梦里也知道还太早，便接着睡，梦见群岛上“群岛”似指非洲摩洛哥以西、大西洋上的加那利群岛。因为这十三个由火山运动形成的岛屿中，有五个岛都是直接从海里隆起的单座山峰，其中最高的达三千六百多米，同这里海明威的描述相似。那些白色山峰宛然拔海而起，又梦见加那利群岛的大小港湾和泊口。

他梦见的，再也不是狂风巨浪，不是女人，不是大事，不是大鱼、搏斗、角力，也不是他的妻子。他现在只梦见异域他乡，梦见海滩上的那些狮子。在暮色中，它们小猫般地打闹着玩，很惹人怜爱，就像那个孩子一样。他从来没有梦见过那个孩子。他就醒了，朝敞着的门外望望月亮，打开卷起的长裤穿上，到窝棚外面撒了尿，就从大路上走过去叫孩子。清晨的寒气冻得他发抖，但他知道抖抖就会暖和的，而且过会儿他就要划船了。

孩子住的房子没有锁门，他把门推开，光着脚悄悄走进去。孩子熟睡在第一间屋的帆布床上，老人凭着残月的光看清了他，便轻轻握住他的一只脚不放，直到孩子惊醒，掉过脸来望他。老人点点头，孩子就从床边椅子上取过长裤，坐在床沿上穿。

老人走出门去，孩子跟在后面，还瞌睡得很。老人把胳膊搂着他的肩膀说：“对不起。”

“哪儿的话，”孩子说，“男人就得这样！”

他们顺着大路到老人的窝棚去。一路黑黢黢的，有不少赤脚男人扛着自家的船桅往前走。

到了老人的窝棚以后，孩子拿了鱼叉、拖钩和一篮子盘起的钓绳，老人把船帆包着的桅杆扛上了肩。

“您想喝咖啡吗？”孩子问。

“咱们先把东西放到船上再喝吧。”

他们在供应渔民早餐的地方喝了咖啡，是用空的炼乳罐头盛的。

“您睡得好吗，老伯伯？”孩子问。他这会儿渐渐清醒过来，尽管还不容易摆脱睡意。

“挺好的，曼诺林，”老人说，“我觉得今天很有信心。”

“我也这么觉得，”孩子说，“现在我得去拿咱们的沙丁鱼，还有给您的新鲜鱼食。他呀，总是把我们那条船的东西自个儿扛去。他向来不爱让别人拿东西。”

“咱们可不这样，”老人说，“你才五岁我就让你帮着拿。”

“我知道，”孩子说，“我马上回来。您再喝一份儿咖啡吧。我们家在这儿有账。”

他光脚踩着珊瑚石，到放鱼饵的冰窖去了。

老人慢慢喝着咖啡。一整天他就只会这么点儿营养，他知道他应当喝。好久以来，吃饭这件事老叫他心烦，他从来不带午饭出海。船头有一瓶水，那便是他当天必需的一切电影剧本把这段叙述改成了一次对话。孩子问：“为什么谁都不带吃的上船？为什么大家只带喝的水呢？”老人回答：“因为你不一定每回都有钱买吃的，像现在这样，你没有吃惯，你不吃也不会难受。”海明威接下去给老人添了一句：“再说你要是刚吃饱又钓着了一条大鱼，那你就发生麻烦了。”

孩子把报纸包的沙丁鱼和两条鱼食取了回来，于是他们脚下踏着沙砾，沿下坡道儿走到小船那，把船稍稍一抬，就势推到水里。

“出海顺利，老伯伯。”

“出海顺利。”老人说。他把桨柄的绳结套到桨栓上，身子向前去推桨打水，就在昏茫中逐

渐划出湾口了。另有些渔船从别处的沙滩驶出海去，虽然月亮此时已经落山，老人看不见那些船，却听见船桨入水拨动的响声。

不时听见其他船上有什么人在说话。但是大多数的船都静静的，只传来桨叶的溅落声。它们出了湾口便四下分散。每个渔民都奔向希望找到鱼群的洋域。老人知道自己正驶向远处，他把陆地的浊气抛到后面，划进了清早海洋上爽净的气息。看见马尾藻在水里发光的时候，他正划过渔民们叫做“大水井”的洋面。起这么个名儿，是由于下面忽然有个七百的深坑，又因为急流撞在洋底峭壁上打起旋涡，各种鱼类都聚拢来了。这里聚集着小虾、小饵鱼，在最深的窟窿里时而成群的鱿鱼，夜晚它们一浮近水面，就成了各种来往大鱼的食物。

一片昏黑中，老人感到晨光即将来临。划着划着，他听见飞鱼泼刺刺地扇尾出水，张直翅子哧哧地跃入暗空。他很喜欢飞鱼，因为在海上跟他作伴的，主要是它们。他也替鸟儿们发愁，特别是那些娇小深灰色的燕鸥，它们总在飞来飞去找吃的，可几乎每次都一无所获。他想：“鸟儿活得比我们艰难，只有拦路夺食的恶鸟、身粗力大的猛禽除外。为什么当初创造鸟儿们，造得都跟普通燕鸥一样娇嫩细弱呢？为什么当初不想想海洋有她残忍的时候呢？她平常倒和善，美丽。可她会变得残忍，变起来又那么突然。这些飞下来点水觅食的鸟儿，细声细气地叫得可怜，它们被造得太娇弱了，在海上活不下去啊。”

在他思想里，海总是 la mar “海”（mar）这个名词，在西班牙语里有时用阴性冠词（la），有时用阳性冠词（el）。当人们喜爱她的时候就用西班牙语这样称呼她。有时候，喜爱她的人也说她的坏话，不过即便那样，总是把她说得好像是个女人。有些年轻渔民，就是那些用浮标做钓绳浮子一般的浮子用软木塞或是空的翎管做成，很简陋。浮标则用木杆、铁皮罐或其他金属来做，有的还装了铃、哨、灯光，讲究多了。、靠鲨鱼肝赚大钱买了汽艇的人，却用阳性词儿 el mar 来称呼她。他们把她说成是个竞争对手，是个水域，甚至是个敌人。但是老人始终把她看成阴性的，看成一股一时大开恩典、一时不肯开恩的力量；要是她胡来、使坏，那都因为她不由自主地爱逞性子。他想，月亮影响她月球引力对潮汐的影响，渔民自然是很熟悉的，就同影响一个女人的情绪一样。

他不紧不慢地划着，并不费劲，因为他稳稳保持着习惯了的速度，再说洋面又平，水流只偶尔打些旋儿。他让顺水替他干三分之一的活儿；由于天蒙蒙亮了，他看出自己已经比原来指望这个钟点划到的还要远。

我在深水地带摸过一个星期，什么也没捞着，他想。今儿我要到狐鲣和长鳍金枪鱼成堆的地方搜个遍，没准儿里头混着条大鱼。

天还没大亮，他就抛出了全部鱼食。他的船现在顺水漂着，一个鱼食投在水下四十，第二个七十五，第三第四个各在一百和一百二十五碧蓝的水里。每个鱼食都头朝下倒挂着，钩把儿牢牢缝扎在饵鱼肚里，伸在外头的钩弯和钩尖全用些新鲜沙丁鱼遮严了。一条条沙丁鱼都被扎穿了双眼，在伸出的钢钩上串结成半个花环。钓钩上没有一处不叫大鱼觉得又好闻又可口。

孩子给他的两条新鲜小金枪鱼其实是长鳍的，现在都铅锤似的挂在入水最深的两根钓绳上。剩下那两根，他给安上了前次用过的一条蓝鲔和一条黄鲔；不过两条鲔保存得还很好，又有鲜嫩的沙丁鱼给它们带来香气和吸引力。每根钓绳像大铅笔那么粗，拴在一根带嫩汁的绿竿子上，只要鱼食被扯一扯、碰一碰，竿子就会弯进水里。而且每根钓绳都有各长四十的两盘绳子做后续，每盘又可以接上其他备用的几盘，因此万一需要，可以让一条鱼牵着三百多的长绳还照游不误。

老人现在一面盯着看三根斜出船边的竿子有没有坠到水里，一面轻轻划桨，把几条钓绳都保持得上下笔直，深浅也各就各位。天相当亮了，这会儿太阳随时都会升起。

太阳从海里透出淡淡一点儿，老人看见别人那些低贴水面、离岸不远的渔船在洋流上摆开。不久，太阳比刚才更亮了，给水上铺了烁烁的一层；接着，当它完全离水升空的时候，平展的海面把日光反射过来，他觉得非常扎眼，只好避光划船，低头看水，望着直通水下暗处的钓绳。他投下的钓绳比谁都直，在暖流深幽的各个层面，总有个鱼食正好在他计划的位置等待着过路的游鱼。人家都让钓绳随波漂移，有时候他们以为钓绳下去一百深了，其实呢，只有六十。

我的绳子可总是一点儿不偏，他想。只可惜我再也不交好运了。可谁知道呢？说不定今儿

就交运。每天都是新的。能交运自然好，不过我倒宁可把事情做到家。那么即便运气来了，也不会临时慌张。

太阳比先前又高了两小时，朝东望望不那么刺眼了。这会儿只瞅得见三只渔船，看上去很低，远远挨着岸边。

我的眼睛一辈子都给早上的太阳刺得生疼，他想。偏偏视力还挺好。下午我对着看太阳也不会两眼发黑。快落的太阳，光也更足哩。可早上看着怪疼的。

就在这当儿，他看见前头有只军舰鸟这是热带海洋上的一种猛禽，常强迫其他海鸟在半空中吐出口里衔的鱼给它。因此十八世纪的英国水手们给它取了“军舰鸟”的名字，把它比做蛮横的炮舰、打劫的海盗船。张着长长的黑翅膀在天空盘旋。它侧着向后斜掠的翅膀猛地一落，然后又打圈子。

“它觑准了什么东西，”老人说出声来，“它不光是在找。”

他向这黑鸟盘旋的地方沉着地缓缓划去。他并不着急，他那儿根钓绳仍然上下一溜直。但是他稍稍加紧拨了拨水，动作还是很有章法，只不过他想利用一下黑鸟，手脚比先前快些。

黑鸟在空中飞高了，张着一动不动的翅膀又打转儿。随后，在它陡地来个俯冲的时候，老人看见一串串飞鱼跳出水来，没命地在海面上奔逃。

“鲱鳅，”老人又出声了，“大鲱鳅。”

他把两支桨搁到船上，从船头下面取出小小一根钓绳。绳头有几圈铁丝，绑着一个中号钩子，他在钩上吊了一条沙丁鱼做饵。钓绳被他垂到船外，一头拴在船尾一个有顶环的螺丝杆儿上。接着他又给一根钓绳挂了饵，让绳子盘在船头的荫凉角落里。他返回来划船，望着那只翅膀很长的黑鸟低低地在水上飞旋搜寻。

猛地，黑鸟又侧着翅膀下来，打算俯冲，随后却毫无成效地乱扇着翅膀去追飞鱼。老人看见水面有点儿鼓，是大鲱鳅追逐飞鱼从下面顶起的。一只只鲱鳅紧跟飞鱼的影踪，在下面穿水破浪，只等飞鱼力竭坠海。这是一大群鲱鳅啊。它们铺得很广，飞鱼没有多少侥幸的机会了。黑鸟也没机会沾光。这些飞鱼大得它都叼不了，溜得也太快。

他望见飞鱼一再蹦出水来，黑鸟一再做它的无效动作。这群鲱鳅从我眼皮底下跑了，他想。它们跑得太快太远。可我不定会捉住一只离群走失的，说不定大鱼就在它们身边。我的大鱼准在附近的什么地方。

陆地上空的云彩这会儿重重高山似的矗起，海岸不过是一道细长的绿线，背后横卧着青灰色的低峦。现在，水是一汪深蓝，深得几乎发紫。他向下望去，只见暗苍苍的水波里，浮游生物纷纷扬扬，像万点落红，同时太阳也在这儿发出奇光异彩。他盯住他那儿根钓绳，要看到它们笔直垂入水下瞅不着的深处才放心。他很高兴瞧见这么多的浮游生物，因为这就表示有鱼。随着太阳更高，它那映水的奇光就意味着好天气，陆地上空那些云团的形状也透露着同样的消息。但现在黑鸟远得快要不踪影了，水面空空荡荡，只露出几簇晒淡了的黄色马尾藻，还有个僧帽水母在船旁近处浮起了它那怪神气的、紫里泛彩的胶质气囊。起先它侧了一下身子，不久便自动扳正了。它像个气泡那么快乐地漂浮，后尾那一条条有致命毒性的紫色长触丝拖在水里有一码长。

“水母，”老人说，“你这个婊子。”

他坐着轻轻摇桨，一面朝水里望，瞅见一些小鱼跟垂悬的触丝同样颜色，它们钻在触丝中间，躲在漂浮气泡的一小片阴影下往来穿游。小鱼都能抗毒，人却不能。要是老人打鱼的时候有些触丝缠住了钓绳，缠得发黏发紫，他的胳膊上手就会有一道道又肿又痛的伤痕，跟碰了毒漆藤、毒漆树一样。只是僧帽水母的毒来得快，像鞭子似的一抽就疼。

这种闪着虹彩的气泡美倒是美，但它们是海里最有欺骗性的东西，所以老人爱看大海龟把它们吃掉。海龟见了它们，先迎面前去，然后闭上眼睛使得全身无懈可击，这才把它们连触丝一起吃个干净。老人爱看海龟吃它们，也爱在暴风雨停止后踩着它们在海滩上走，爱用他长满老茧的脚底踏上去，听它们的气囊“噗”的压破声。

他喜欢绿海龟和玳瑁。它们优美敏捷，价值很高。对于又大又蠢的蠓龟，就是一身黄甲披挂、交配方式离奇、闭着眼睛吃僧帽水母吃得快活的那种海龟，他的友好态度里夹着几分瞧不起。

虽然在捕龟船上干过多年，他并不觉得海龟有什么神秘。他替各种海龟抱屈，连身子跟他的船一般长、体重一吨的巨大棱皮鱼也在内。大部分人对海龟都残酷无情，因为把一只海龟剖杀以后，它的心脏还要跳动几个小时。老人想，我也有这样的一颗心脏，我的脚啊手啊很像海龟的。他吃白的海龟蛋，好增长体力。整个五月他都吃海龟蛋，为的是养壮身子，九月、十月间可以去打地地道道的大鱼。

每天他还喝一杯鲨肝油。盛油的那只大桶，就放在许多渔民存渔具的棚子里。所有的渔民，谁想喝都可以去舀。渔民们多半都讨厌那个味儿。但是比起他们要那么早起床，这也不算多难受，况且喝了还可以防伤风，防流行性感冒，对眼睛也好。

这时候老人一抬头，看见黑鸟又在盘旋了。

“它找着鱼啦。”他自言自语。这会儿既不见飞鱼破水而出，也不见小鱼儿各处窜散。但是，老人正望着，一条小金枪鱼跃到空中，一翻身又头朝下落了水。这金枪鱼被太阳照得银亮，它落回水里以后，别的金枪鱼接二连三地出水，四面乱蹦。它们搅起水花，一跳老远地去抢小钓绳上的那个活饵，包围它，推着它转在这个地方，电影剧本写道：“那个活饵给老人拖在船后面。鱼群包围着它，推着它转。”海明威在前一句话上面加了个问号，用括弧括起（也许他认为活饵不应当拖在船后面，而应当随着钓绳笔直下垂）。对于后一句，他提了意见：“鱼群不是在推这个活饵，而是在推一群像白鲱那么大的小鱼。”可能是因为《老人与海》发表后有人批评小说有几处技术上不准确，他在电影剧本上注意纠正。

要是它们跑得不太快，我可要下手了，老人想。他看着这伙金枪鱼在水上扬起一片白雾，看着黑鸟忽的飞下来，径直扑向那些慌得浮上水面的小鱼儿。

“这只鸟很帮忙。”老人说。船后梢那根钓绳本来有一圈被他踩着的，这时候在他脚下变紧了。他把桨撂下，抓牢绳子刚往上收，便觉出了一条金枪鱼挣扎抖动的力量。他越收绳，鱼抖得越厉害。他透过海水见了一眼鱼的青脊背和金闪闪的腹侧，就把它从舷外甩进了船里。鱼跌在船艙阳光下，全身紧箍箍的像颗子弹，瞪着两只发愣的大眼睛，急抖它那尖溜利落的尾巴，不要命地啪啪猛打船板。老人为了行好，给它当头一击再踢一脚，但它的身子还在艙影里哆嗦。

“长鳍金枪鱼！”他说出声来，“它可以做个挺棒的鱼食。会有十磅重。”

他记不得跟自己讲话是几时开始的。从前，一个人呆着，他就唱唱歌；在小渔船或者捕龟船上一个人值夜掌舵，他有时候也唱。开始独自出声讲话，大概是那男孩子离开他以后的事。但他记不清了。他同孩子一块儿打鱼，两个人一般只在必须的时候才说话。他们聊天都在晚上，要么是在不能出海的坏天气。到了海上，没有必要决不开口，是被看做一桩美德的。老人也这么看，尊重这条规矩。可眼下没有谁会受到打搅，他有好多回就把心思讲出来了。

“人家要是听见我大声说话，会以为我疯了呢。”他自说自道，“可我既然没疯，管他的呢。发财的人，船上有收音机给他们广播，给他们报告棒球赛呀。”

眼下不是惦记棒球的时候，他暗自提醒自己。眼下只该惦记着一件事，就是我天生要干的行当。这一伙鱼的附近说不定有条大鱼。我从这伙追食的长鳍金枪鱼当中，只钓上来一条离群的。这一伙都飞奔到远海去找食了。今儿在水面露头的，个个都游得飞快，直奔东北。天天到了这个钟点都这样吗？要不然，是有我瞧不出的什么变天兆头吗？

现在他望不到那一线绿岸了，只见矮冈低峦，坡青巅白，仿佛顶着积雪，云堆儿看起来像是高踞小冈之上的重重雪山。大海十分幽暗，日光给水里投下一道道时现色彩的透明柱。原先星星点点的无数浮游生物，这会儿都被高悬天空的太阳照得无影无踪了；老人看见的，只是一插入碧波深处的变色透明巨柱，再就是一英里深的水里他那儿几根笔直下垂的钓绳。

渔民们把同一大类的各种鱼都叫做金枪鱼，只是拿去卖，或者是去换鱼食的时候，才用专名儿来表示区别。这会儿这一大类的鱼通通又沉在下面。太阳挺烫，老人觉着脖颈儿晒得慌，边划船边感到背上的汗直往下滴。

他想，我本可以让船顺水去漂，趁便睡睡，给脚指头上系一道绳子把我拽醒。不过呢，今儿已经八十五天啦，我得好好干他一天。

正想着，他望望钓绳，瞅见三根伸出船外的绿竿子当中，有一根陡然一坠。

“咬啦，”他说，“咬啦！”他说着就把桨抽上来了，一点儿也没把船碰着。他探身出去够着了钓绳，用右手大拇指跟食指松松地捏着。他感觉下头没有拉力，就轻轻拿着绳子。过会儿，又来了一下。这回是试探性地一拉，拉得不轻也不重。他很清楚是怎么回事。水下一百，就在手工锻造的钩子从小金枪鱼头部伸出来的地方，有条枪鱼在吃那一串掩蔽着钩尖和钩弯的沙丁鱼。

老人小心翼翼地捏着钓绳，又用左手悄悄把绳结从竿子上解开。这样，他就可以让绳子从他两指间滑下去，同时鱼一点儿也不会觉察。

游这么远，又赶上这个月份，准是条大鱼，他想。吃吧，鱼啊。吃吧，请吃吧。食料多新鲜哪，可你老呆在六百英尺深的冷水里，黑咕隆咚的，在那黑地方再打个转儿就回来吃吧。

他觉出下头在小心地轻轻拉，接着一下拉得重点儿，准是有个沙丁鱼头不容易给扯下来。再接着便毫无动静。

“快点儿，”老人讲出来了，“再转过来吧。你闻闻，味儿不香吗？趁沙丁鱼没坏就吃了吧，另外还有那条金枪鱼。肉厚实着呢，凉丝丝香喷喷的。别害臊，鱼啊。吃吧。”

他用拇指和食指捏住这根绳子等着，同时望着它和其余的几根钓绳，因为说不定鱼已经在上来或者下去。过了会儿，又有了那么微微的一拉。

“它会咬的，”老人出声地说，“上帝保佑它咬吧。”

可它没咬，跑了。老人觉不出丝毫动静。

“它不可能跑了，”他说，“基督见证，它不可能跑了的。它在遛弯呢。没准儿它以前上过钩，多少还记得。”

一会儿，他觉着绳子稍稍给碰了一下，很高兴。

“刚刚它不过兜了一圈，”他说，“它会叼去的。”

他受着那轻微的拉力很高兴，但接着却感到有个什么东西结结实实，重得简直不敢相信。这是整个鱼的分量！他把两盘备用绳的第一盘抖散，让绳子顺溜溜地往下放，放，放……钓绳从老人指缝轻轻滑下去的时候，拇指和食指的夹力虽然小得几乎觉不出，他还是感到下面死沉死沉的。

“多奇怪的一条鱼啊，”他说，“它把鱼食横叼在嘴里了，这会儿正衔着往外游呢。”

然后它一转身就会吞下去的，他想。他没有直说出来，因为他知道好事说早了不一定应验。他明白这是一条多么大的鱼，猜想它嘴里横叼着那尾金枪鱼，正在黑处游开去。就在这时候，他觉得它停住不动了，但还是那么重。没多久越发重了，他也跟着再放长了绳子。有一阵工夫，他把拇指和食指紧紧捏拢，而绳下的重量仍在增加，直往下坠。

“它衔住了，”他说，“现在我要让它好好儿吃下去。”

他让钓绳从两指间滑过，一面往下伸出左手，抓住两盘备用绳松着的一头，系在剩下那两盘备用绳的绳结上。现在他备齐了。除了手头用着的一盘外，他还有各三盘四十长的绳子可以接应。

“再吃点儿吧，”他说，“好好儿吃吧。”

吃吧，好叫钩尖儿直穿心窝送你的命。悠闲自在地游上来吧，让我把铁叉扎到你身上。对，就这么着。你完事儿了吗？你肚子填够了吗？

“得！”他嚷了一声，就双手猛拉猛拽，收了一码绳子上来，跟着又再拉再拽，每回都投入全副臂力和身体左右摆动的力量，甩开两个膀子替换着拔绳。

一点儿效果都没有。鱼只顾慢慢游开，老人要把它往上提，哪怕提一英寸也做不到。他的钓绳很粗实，是专钓重型海鱼的，他把它紧绷在背上，紧得绳上水珠儿飞迸四溅。随后绳子在

水里开始发出缓缓前去的哧溜声，他照旧抓着它，同时挺身压紧坐板向后仰，来抵消绳下的坠力。小船逐渐慢悠悠地向西北移动了。

鱼一直不停地游，连船带鱼都在平静的水上行进。另外那几个鱼食还留在水里，不过没法儿管了。

“孩子跟我来了就好了，”老人说，“我给一条鱼往前拖着，简直像驳船上的缆桩似的。本来我可以把绳子系到船上。可那么着会被它扯断的。我得尽量把它留在钩上，非放绳子不可的时候就放些。谢天谢地，它正往前奔呢，没有朝下钻。”

要是它一门心思要朝下钻，我真不知道怎么办。要是它沉了底死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不过我不会闲着。我的招儿多的是！

他身背钓绳，眼望着绳子在水里的斜度，望着他的船不断向西北走。

它会累死的，老人想。它不能老这么拖。可是过了四个钟头，鱼仍然拖着小船一个劲儿朝远海游去，老人也仍然挺起腰骨稳稳坐着，背上绷着绳子。

“我钩住它那会儿是晌午，”他说，“可我一直没看见它的模样儿。”

钩住鱼以前，他就把草帽紧紧拉到眉棱骨上了，现在箍得脑门子怪疼的。他也觉得口渴，便一面留神不扯动绳子，一面跪下来尽量朝船头爬，伸只手够着了水瓶，揭开盖子喝了点儿。然后他靠着船头歇了歇。歇的时候，他坐在没有支起的桅杆和布帆上，尽可能不想事儿，单是耐心熬着。

过会儿，他朝后一望，才发觉根本看不见陆地了。没关系，他想。冲着哈瓦那的那片灯光我总能划回去。还有两个钟头太阳才落呢，兴许不到那时候鱼就浮上来了。要不然，它兴许跟月亮一个时候出来。再不然，它兴许要到出太阳的时候才出来。我的手没抽筋，全身是劲。倒是它的嘴里给钩住了。这是多有能耐的一条鱼啊，拉这半天的纤。它一定紧紧咬住了铁丝箍。要是我看得见它就好了。哪怕只瞧它一眼也好，叫我知道我碰上了怎么个对手。

按照老人观望星位的估计，鱼游了这一整夜都没有改道儿，也没有改方向。太阳落下去，天跟着也冷起来。老人的背上、老胳膊老腿上，汗一干，全凉飕飕的。白天的时候，他把盖在鱼食盒子上的那个布口袋拿了来，铺开晒干。等太阳落了，他便把口袋围着脖子系住，让下半截搭在他背上，再小心翼翼把它从肩膀上的那根绳子下面塞过去拉平。除了用布口袋垫着钓绳，他还学会了把上身趴在船头边歇歇，这一来他差不多觉得舒服了。实际上这个姿势只不过比活受罪略好几分，可是在他看来，差不多就算舒服啦。

只要鱼照旧这么干，我就拿它没辙，它也拿我没辙，他想。

有一回他站起来朝船帮外头撒尿，顺带看看星星，证实一下船走的方向。钓绳从他肩膀上径直下去，在水里像一缕磷光。现在鱼和船都比早先走得慢，哈瓦那的灯火也不如平时亮，所以他明白了，水流一定是在把鱼和船朝东边冲。要是哈瓦那的那片光我瞅也瞅不着，咱们准是更往东去了，他想。因为鱼奔的路要是照旧没变我们知道，桑提阿果是从哈瓦那市以东四英里的阔希马尔村镇出海的，起初向东驶去（日出时“他觉着非常扎眼”）。中午他钩住的大枪鱼，把船拖着朝西北走。如果大鱼一直没有改变它的方向，现在夜里老人应当逐渐接近哈瓦那市，越来越看清市里的灯光。既然情况并非如此，他知道是海水向东的流势改变了鱼和船的方向，那片灯光我一定还能看见好几个钟头呢。真不知道今儿两大联盟各自的棒球赛怎么个结果。要能有收音机听听就太美好啦。一眨眼他又想，惦着正事儿吧。惦着你眼下干的活儿吧。你可千万别干什么蠢事。

一会儿，他说出声来：“孩子跟我来了就好了。可以帮帮我，也见识一下这回打鱼。”

谁老了都不该独自过活，他想。可总免不了会孤身一人。我得记住，趁那条金枪鱼还没坏就吃下去，好保住力气。记着，甭管你多不乐意吃，到早上你一定得把它吃了。记住啊！他在心里叮嘱自己。

夜里有两只鼠海豚游到船的附近来，他听见它们又打滚又喷水。他分得出雌雄：雄的喷水很响，雌的喷水像叹气。

“它们真好啊，”他说，“它们耍闹，逗着玩，相亲相爱。它们跟飞鱼一样，都是咱们的兄弟。”

随后，他怜惜起上钩的大鱼来了。它是好样儿的，也很特别，谁知道它多少岁啊。我从来没遇上过力气这么大的鱼，也没遇上过行动这么奇特的鱼。没准儿它学乖了，不肯跳。本来它乱跳一阵，胡跑一气，就可以叫我完蛋。可是没准儿它以前上钩好多回了，懂得了就是应该这样来斗。它哪知道对手只有一个人，哪知道这还是个老头呢。不过，它是多大的一条鱼啊，要是肉味儿鲜，上市能卖多好价啊。它像个雄鱼那样叼鱼食，拉纤拖船。它跟人斗，一点儿也不惊慌。不知道它有没有什么打算，是不是就像我一样，反正豁出去了？

他还记得先前他碰到一对枪鱼，钩住了其中的一条。雄鱼总是让雌鱼先吃食；雌的一上钩就慌了神儿，发狂似的拼命挣扎，不多久便筋疲力尽了；雄的一直守着她，窜过钓绳来跟她一起在水面打转。它挨她很近，它的尾巴跟大镰刀一般锋利，大小和形状也很相似，老人生怕它一掀尾巴砍断了绳子。老人用拖钩把雌鱼拖过来，把她细剑似的长嘴、连那砂纸般的糙边儿一把抓住，拿木棒猛打她的头顶，打得她快变成镜子衬底的银白色，再由孩子帮着把她上船，那雄鱼却老挨着船舷守着。当老人收起绳索，预备着鱼叉预备鱼叉，要打雄鱼了。的时候，雄鱼在船旁一下子腾空跳得老高，要看看雌鱼的下落，接着便朝下潜入深水。它那一对像翅膀似的淡紫色胸鳍完全张开，一身淡紫的宽条纹也统统露出来了。老人还记得它多么漂亮，而且它一直守到末了几才走。

我打鱼见到过的事儿，那是最叫人难受的了，老人想。孩子也难受，所以我们求她包涵，赶快把她宰完拉倒。

“孩子在这儿就好了。”他喃喃地说，上身趴在船头一圈儿圆鼓鼓的木板边，从他背着的绳子上感觉到大鱼真有力，稳稳地朝它打好主意要奔的目标游去。

就因为我捣了鬼，它只好打这么个主意，老人想。

它原先的主意，是呆在黑咕隆咚的深水里，呆在任什么圈套、坑害、捣鬼都挨不着它的远海里。我的主意呢，是上它那个任谁都不去的地方找出它来，世界上任谁都不去的地方。现在我们两个纠缠在一起了，打响午起就这样。我也罢，它也罢，都没人来帮衬。

当初我也许不该做个打鱼的，他想。可我生来就是干这一行的料。我得牢牢记着，等天亮了，把那条金枪鱼吃下去。

天亮前不久，他背后三处水里的鱼食，不知被什么东西啃了一处。他听见竿子折了，钓绳从船边儿上飞快地往外出溜。尽管天黑，他还从鞘里抽出刀子，一边使左肩顶着大鱼的全部牵力，一边朝后仰，就着船边的木棱斩断了钓绳。随后他又斩断了另外一根最靠手边的钓绳，摸黑把各盘备用绳子的松头系上。他一只手干活儿挺巧，打结的时候一脚踩住绳子，让手能抻紧。现在他有六盘备用绳了。每个断线鱼食剩下两盘，大鱼嘴里的鱼食也带着两盘，这六盘绳子都连成了一条藤儿。

等天亮了，他想，我要爬回去，把四十深的鱼食绳也给切断，把余下的两盘绳子接起来。我要损失两百加泰罗尼亚加泰罗尼亚是西班牙的东北地区，那里出产的钓绳和渔具在中南美洲